

震川文集

冊一

震川文集

四庫全書

卷八

震川文集卷八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家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震川先生文集流傳海內百有餘年識文藝者皆知珍藏之先大夫舊藏兩集一集二十卷一集三十二卷寇變失去余從陳百史相君見其所點閱二十卷博爲搜求二集復存余架上矣二十卷者乃先生從弟道傳所刻三十二卷先生之嗣君子祐子寧所刻也有無參互或疑有雜譌于其間且聞先生遺文尙多余曩與其裔孫雪菴同事禮部雪菴以重刻道傳集相貽既而余年友刑部公裔與之子孝儀公車來都下惠以裔興新刻之集覽其跋語乃偕先生孫文休與其子元公編輯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而是集仍止二十卷或尙未盡刻未可謂全集也余夙向往先生之文今老矣雖不能讀竊思得覽其大全間與汪戶部荅文計孝廉甫草論及而惄如也亡何董黃洲正位令崑山乃屬其訪求先生遺文于元公徧彙諸刻勒成全集亦官其地者所應爲不獨爲藝林美譚黃洲唯唯而別嗟乎先生之文自歿時卽流傳至今王文肅公稱引于當年吳梅村諸前輩昌明于後非若昌黎之文歷久遠遇永叔而始

顯也矧先生賢子孫比肩接踵咸能裋輯遺文傳之遐邇因歎海內文人如晉江王導巖平涼趙浚谷皆有遺集晉江之集尙有存者平涼則未之槩見頻與宦其地者言之平涼則馬學使之駛先獲我心爲之修輯晉江雖再屬衡文使者尙未見有馬君其人也夫士大夫宦遊所至誠訪前賢之遺文不致散亡磨滅有如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者亦華國之瑞事也黃洲乃能識余言從元公謀集已刻未刻本彙爲四十卷而一時士大夫宦其地者間助剞劂之資遂居然爲先生全書黃洲之志行殆非俗吏也已是則可感也元公寓書命序于余先生之文照耀今古何待于序況余豈能序先生之文者哉聊述與黃洲之語以復元公公其有以諒余矣

康熙癸丑仲夏宛平王崇簡題

歸震川先生全集序

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爲上唐之中葉稱韓子而與韓子同時者有柳子厚李習之宋時稱歐陽子而先歐陽爲古文者有穆伯長尹師魯輩然言起八代之衰者必曰昌黎變楊劉之習者必曰廬陵則以其學之深力之大也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荆川王遵岩歸震川三先生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爲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自承乏崑山敬哉王夫子以重梓先生集爲囑會從先生之曾孫莊元公氏得其未刻遺集簿書之暇時一披覽殆所謂縣圃積玉無非夜光殊惜舊刻之多遺珠也元公因出家所藏抄本彙粹已刻未刻總計四十卷欲授之梓人而貧無力謀之于余余遂首捐俸爲刻數卷同寅吳無錫伯成趙嘉定雪嶮及遠近士大夫聞風繼之協助成事元公又以舊刻多烏焉魚魯之訛勘訂累年悉已是正較之舊本頓爾改觀誠快事也余讀先生之易圖論洪範傳知

其經學深邃于馬政志三途並用諸議知其世務通達而濬吳淞江三吳水利諸書今方行其說殆東南數百年之利至其自述令長興時以德化民又漢代之循良也今

國家偃武修文廣厲士子以通經學古而科目之士亦將學而後入政則是集行世其亦昌明文運造就人才之一助乎元公以序見屬末學何能贊一辭顧以夙仰先生既欣觀全集之流播海內加惠後學而元公亦工詩古文能世其家學又喜先生之有後也故不辭而爲之書

康熙癸丑仲春文林郎知崑山縣事上谷後學董正位題

重刻震川先生全集序

歸子元恭刻其曾大父太僕公集未就若干卷而卒余偕諸君子及其從子安蜀續成之計四十卷初太僕集一刻於吾崑山一刻於常熟二本不無異同亦多紕繆元恭懼久而失傳也乃取家藏抄本較讎次第之編定四十卷然後譌者以訂缺者以完好古者得以取正焉夫文章之遞變非一世之積也宋之推經術者惟曾南豐氏然以較於程朱之旨不侔矣南渡後諸儒之說盛行於是學者莫不擬之而後言隨其所見之分量淺深大小以發之於文則莫不有所合自南宋歷元以及於明之初年其所稱大儒之文皆是也然至其風格爾萎益頽而爲老生學究之習若是者雖大儒不免也負才者思有以易之而不得其說則不難一切抹掇理學之緒言反而求之秦漢以上虛氣浮響雜然並作至欲遠駕於古之作者夫天下豈有離理而可以爲文者哉故文之病而幾至於亡者亦相習而相矯以然也太僕少得傳於魏莊渠先生之門授經安亭之上其言深以時之講道標榜者爲非至所論文則獨推太史公爲不可及嘗自

謂得其神於二千餘年之上而與世之摹擬形似者異趣故余謂文至太僕始稱復古非太僕而言文者明中葉之病於剽竊者也由明初以溯之宋元以前之文其不爲剽竊而猶未盡乎文之極致者時代壓之風格蕭萎者是也欲知太僕之文必合前後作者而觀之則文章之變盡此矣太僕久困公車屏居絕跡淹綜百代始成一家之言其曾孫元恭負盛才既窮且老日抱其遺書而號于同人醵金而刻之垂峻身沒不見其成此予之歎夫文之難如此其傳之難又如此後之讀者宜如何其愛惜之也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三月同里後學徐乾學謹序

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於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握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比部君謀重鋟先生全集而比部君以讎勘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泐汰其繁芟排綴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嘆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乃今始旋其面目曠然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邇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而未嘗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鳴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鈎摘蒐獮與古人參會於毫芒杪忽之間旋觀裨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診病洞見藏府之癥結辭而闢之劈肌中理無所遜隱以詘耗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水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嗚呼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體貳之才好學深思跋邪觚僞刊削茶敗障斯文之末流幹材小生謾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其譌謬滋甚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贖則幾矣先生儒者曾盡讀五千四十八卷之經藏精求第一義諦至欲盡廢其書而悼亡禮懺篤信因果恍然悟珠宮貝闕生天之處則其識見蓋韓歐所未逮者緒言具在余非敢援儒而入墨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啓禎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

亦自余發之今又承比部君之命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槩效微勞於簡牘有
深幸焉日月逾邁老將智而耄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譬諸螢火熠熠欲
流照於須彌之頂亦自愧其微末已矣而比部君大雅不羣能表章其家學南
豐之瓣香不遠求而有託斯可喜也歲在庚子五月晦日虞山年家後學錢謙
益再拜謹序

先太僕震川公集最初閩中有刻既而公之子伯景仲敕刻於崑山先伯祖泰巖刻於常熟閩本地遠不傳崑山常熟本互有異同然公之遺編剩簡尙餘十之八九牧齋先生與公之孫文休旁求廣采得公藏本幾倍於刻本先生手自校勘珍如祕書無何絳雲之災盡燬於火賴文休副本存余從元恭得而錄之念文章顯晦有數恐遂湮沒無聞爲請於先生求壽諸梓而先生以刻本位置多訛意象尙隔乃爲合併而次第之得正集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存之家塾未能悉出也蓋嘗論之不讀史漢不知左國之所以爲文也不讀韓歐不知史漢之所以爲文也今繇公之文可以知韓歐繇先生之選可以知公之文異哉海內之士從事於古之文章者必自此而求之矣然而公豈求工於文而已哉其學術則辯易圖之宗旨究禹疇之法象與夫作史之志議禮之言有以啓先儒所未發其經濟則條水衡之事宜悉太僕之掌故以及用人之方禦倭之議有以裨當世所宜行聞貞孝之事則奮袂攘臂不欲令弱質俠骨受誣於豪強修族姓之譜則齋咨涕洟必欲使遠祖近宗

盡歸於敦睦他如贈送慶賀之文弔祭悲哀之作靡不折衷於法度歸本於
端良不以浮詞諛人不以綺語加物則公之修辭立誠蓋可知矣讀是集者
因公之文以得公之爲人斯先生所以教我子孫不替先型之至意而亦所
以嘉惠後學之盛心哉庚子長至日從孫起先拜手敬識

謙益白荒邨僻遠伏承親枉玉趾命較讎震川先生文集不敢以荒落爲辭尋
繹舊學排纘累日乃告成事應酬文字間有率易冗長者僭以臆見泐汰四分
之一披金揀沙務求完美以一生師承在茲良欲效攻玉之勤於遺編也編次
大意略序梗概以求正於法眼或召元恭詳審商榷如有未當不妨改正
編次之法略倣韓柳蘇三集古今文體不一亦不盡拘先生覃精經學不傍宋
人門戶如易圖論洪範傳是也故以經解爲首次序論議說皆議論之文也韓
集總屬雜著今依各集略爲區別凡四卷 次贈送序壽序凡六卷贈送序考
論學術吏治皆非苟作壽序古人所無先生爲之則皆古文也舊本別置外集
今仍次贈序 次記三卷舊有紀行諸篇今取陸放翁范石湖例入別集 次
墓誌銘墓表碑碣行狀傳譜世家凡十二卷誌墓之文本朝弘正後靡濫極矣
先生立法簡嚴一稟於古移步換形尺水與波直追昌黎不問其餘也今所汰
去者十不得一他文不爾 次銘頌贊一卷祭文哀誄一卷書三卷以上諸文
汰者四分之一亦有存其半者 歐蘇集是二公手定外制奏議別爲一集今

集中纔數篇故居別集之首而策問附焉 次宋史論贊一卷先生有志重修

宋史存論贊以見其志 歐蘇集俱別載小簡古人取次削牘不經意之文神

情變唾彷彿具焉故錄爲二卷寒暄駢偶之詞不載紀行一卷次之 次馬政

志一卷先生邢州入賀時留纂修寺志故有此作既有關於國故其文則自謂

倣史記六書也取昌黎順宗實錄例系之別集 公移吏牘各有格式委悉情

事雅俗通曉乃爲合作非老於文筆者不能爲亦不能知也錄而存之略爲一

卷水利賦役禦倭諸書議散在集中可以參考 唐人編李杜詩以 爲別集

比與著述從其所重也今取其意錄古今詩一卷 先生爲舉子卽以論策擅

場今所存者場屋帖括及科舉程式之文然其議論旣爽行文曲折蓋二蘇秦

晁降格而爲之也今取二蘇應制集例錄論策一卷 右編次震川先生文集

三十卷別集十卷餘集不分卷約三百餘篇先生於詞章刊落皮膚獨存真實

雖其牽率應酬或質而少文或放而近易有識者精求之可以窺見先生擺脫

流俗信心師古之大致余以管見僭有去取蓋猶未能免俗規規然以時世心